

我們寄望有怎樣的下一代

——教育改革從台灣、日本回到香港

近幾年我和老師或學生到過約十所台灣學校學習交流，今年更隨學生首次赴日本學校，也看過一些日本學校課堂研究的論文和佐藤學有關學習共同體的一些書籍和文章，對教育改革如何培養我們的下一代，有如下觀察和思考：

1. 香港和內地有異於台灣和日本

「鬆綁」、「減負」、「寬鬆」等都是香港、內地、台灣和日本等東亞地區二千年前後提出教改時相近的簡單直接口號。台灣和日本的「寬鬆」走得比香港和內地更放膽。近兩三年我到了多所台灣學校，很羨慕地去學習他們的藝術教育、繪本教學和閱讀氛圍，都普遍聽到校長和老師們埋怨教育當局近年迫學校操練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以應對PISA及PIRLS等國際教育評比中，學生成績每況愈下的現象。

日本的情況也好不到那裏，在教改之後，日本學生PISA測試成績不斷下降，引起日本社會嘩然。日本電視台（NTV）於2016年4月播放電視連續劇《寬鬆世代又如何》，就是反思當年的日本教改的後果。他們擔心「寬鬆教育」削減了教學內容，對於數學計算的訓練也大幅度減少，基礎知識不扎實，需要大量背誦和高重複強度訓練的能力無法得到提高。社會上出現不知道「濃度」的定義、搞不清楚四則運算先後順序、不認識生僻漢字的人。日本政府急急忙忙制定各種措施，開始抓緊制定新的《學習指導要領》，開始討論全面廢止「寬鬆教育」。

確實，今年五月到日本名古屋愛知縣一宮市葉栗北小學，我們看到幾批學生在沒有老師帶領下，自由自在地到校園不同角落寫生；學校每天規定十五分鐘所有學生參與校舍清潔，這些現象我從沒在香港學校見過（我到過20多所香港學校做外評）。但香港的教改，我個人親歷這二十年的前線經驗，教育改革項目繁多，都敢於作不斷嘗試，但從沒真正「寬鬆」過。升中以成績派位、不肯放棄找緊小三TSA、從沒真正實踐大學多元入學等，都是明證。香港學生國際學科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試問香港怎能像日本或台灣，自我否定教育改革的方向？

2. 需要破解東亞地區教育改革的鐘擺效應

日本和台灣的教改明顯已陷於鐘擺效應的迷思。我認為核心原因是：只減少

考試及學習內容的所謂「寬鬆」學習，而不從學習意義、價值及探究歷程著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深度(我前任學校 2000-2006 年高動機學習計劃;這幾年我校的自主學習、多元價值教育藝術文化課程、跨學科閱讀計劃等的改進目標)，學生沒法得到相對的快樂。只求減少學習的「量」(記著:香港學校還未出現，新高中課程反而有增加量的現象)，而沒有鑽研學習的「質」(學習動機、意義、歷程、深度……)，教育改革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的鐘擺效應。

3. 釐清教改目的和手段

其實佐藤學看過二千五百所日本學校，在多所學校發展學習共同體課堂研討，他深明學習過程才是學習品質的重點。香港教改的重點也應是「樂於學習及學會學習」，我認為「樂於學習」主要涉及態度，「學會學習」則應包含知識和能力。我多年來一直致力為學生尋求愉快而又有高水平知識和能力的學習經歷，我不相信「安樂死」(快樂學習，成績必差)是必然結果。

我這兩三年在學校做了兩個小型研究，一個是各級成績最佳前五名學生，另一個是最大進步生，發覺他們都是心理健康及快樂學習的學生。重點是自小已培養好大量及有深度的閱讀習慣，不做額外補充操練，這是我校「極好成績」學生的特徵，故我不相信需要「大量背誦和高重複強度訓練的能力」。

總括而言，我真的覺得教育當局、社會人士及家長，對教改目的「樂於學習及學會學習」和成果評斷(學生學科成績、學習過程的質性評估與本地及國際學生考試成績的量化數據的平衡)，都應該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解。

究竟我們要培育怎樣的下一代，而不至於在搖搖擺擺、甚至是互相抵觸的教育政策中蹉跎歲月，浪費與銷蝕我們年輕一代的生命？都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深刻探討和反思！